

《宋词三百首》中量词的认知隐喻分析

缪小花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12)

摘要: 量词是汉语本身的特点之一, 作为区别于日耳曼语系等语言的第十一大词类, 其在中文中除了用作计数、分类的功能外, 还可以体现修辞等语言应用性的特点。高亚楠 (2017) 指出, 量词是人类意识的隐喻, 量词的使用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文化。另外, 语言是一个连续的系统, 尽管量词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定名, 但量词在古诗词中一样的存在并有所体现, 因此本文意在以《宋词三百首》为材料, 对中出现量词进行认知隐喻分析。本文抽取《宋词三百首》中含有量词搭配的诗句进行隐喻及范畴化分析, 认为宋词为了营造丰富的意境和更好的表情达意, 常活用名词作为量词, 以实现普通量词所不能达到的表达效果。

关键字: 《宋词三百首》量词 隐喻分析 范畴化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和英语等日耳曼语系不同, 汉语是拥有第十一类词类: 量词的语言。黎锦熙先生曾说: “量词的种类=国语的特点”, 吕叔湘先生也说过: “汉语的特点在于量词应用的普遍化”。这说明, 量词在汉语运用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但是作为汉语中具有特色的一类词, 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定名的也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汉语界对量词的研究才逐渐增多。量词可以分为定性量词和临时性量词, 学界关于量词的研究基本是关注语法层面上已经确定的量词, 但关于临时性量词的研究却不多, 从认知角度对汉语临时性量词尤其是古诗词中临时性量词的研究更少, 因此本文意从认知的角度对古诗词中的量词进行分析, 探析其使用背后的认知动因, 和使用效果。

量词在汉语中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词类。它没有一个完整独立的体系, 因为汉语量词绝大部分是由其他词类的词转化来的,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才导致它最晚在汉语第十一大词类中定名和分类。自《马氏文通》以来, 有关量词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但是, 语言学发展到今天, 我们的研究方法一直在改进, 范围也一直在扩大, 所以, 以前学者对于量词的研究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存在着一些欠缺。古诗词中的量词只是整个量词系统中的一个小类, 但由于它的灵活性和复杂性, 人们对它的研究还基本上停留在表层。从我们搜集的文献资料来看, 目前关于古诗词量词的研究主要存在研究范围、研究方式、研究深度等问题。

2 《宋词三百首》中的量词词汇

《宋词三百首》为词学大家朱祖谋 (1857-1931) 所编, 选录两宋词人八十五家, 词三

百一十阙。对于各种风格流派兼收并蓄，展示了宋词的发展概貌。

2.1 《宋词三百首》中的量词词汇

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夜过也，东窗未白孤灯灭。（千秋岁 张先）

纤指十三**弦**，细将幽恨传。（菩萨蛮 张先）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池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浣溪沙 晏殊）

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木兰花 晏殊）

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踏莎行 晏殊）

满眼游丝兼落絮，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蝶恋花 晏殊）

一**叶**兰舟，便凭急桨凌波去。贪行色、岂知离绪，万般方寸，但饮恨、脉脉同谁语？更回首、重城不见，寒江天外，隐隐两三**烟**树。（采莲令 柳永）

梦觉透窗风一**线**，寒流灯吹息。那堪酒醒，又闻空阶夜雨频滴。（浪淘沙慢 柳永）

冻云黯淡天气，扁舟一**叶**，乘兴离江渚。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夜半乐 柳永）

留人不住，醉解兰舟去。一**棹**碧涛春水路，过尽晓莺啼处。（清平乐 晏几道）

画屏天畔，梦回依约，十**洲**云水。手捻红笺寄人书，写无限、伤春事。（留春令 晏几道）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还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水龙吟 苏轼）

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洞仙歌 苏轼）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 苏轼）

恼乱横波秋一**寸**，斜阳只与黄昏近。（蝶恋花 赵令畤）

一**寸**狂心未说，已向横波觉。（六么令 晏几道）

一**春**离恨懒调弦，犹有两行闲泪、宝筝前。（虞美人 晏几道）

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 贺铸）

烟横水漫，映带几**点**归鸿，平沙消尽龙沙雪。（石州慢 贺铸）

都把一**襟**芳思，与空阶榆荚。千万**缕**、藏鸦细柳，为玉尊、起舞回雪。想见西出阳关，故人初别（琵琶仙 姜夔）

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千秋岁 张先）

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风入松 吴文英）

午梦千山，窗阴一**箭**，香凝痂新褪红丝腕。（踏莎行 吴文英）

一**帘**鸠外雨，几处闲田，隔水动春锄。新烟禁柳，想如今、绿到西湖。犹记得、当年深隐，门掩两三**株**。（渡江云 张炎）

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孤雁）

2.2 量词特征分析

在《宋词三百首》中，临时量词非常丰富。临时量词主要指临时名量词，这类词借用名

词，在语境中活用为量词，具有很强的临时性，它们只有与数词结合时才体现出量词意义，对语境的依赖性较高，与借用名量词相比，具有更强的临时性。宋词是一种文学性和主观性很强的文体，为了营造丰富的意境和更好地表情达意，常活用名词作为量词，以实现普通量词所不能达到的表达效果。

冻云黯淡天气，扁舟一叶，乘兴离江渚。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夜半乐 柳永)

午梦千山，窗阴一箭，香凝痂新褪红丝腕。(踏莎行 吴文英)

一帘鸠外雨，几处闲田，隔水动春锄。新烟禁柳，想如今、绿到西湖。犹记得、当年深隐，门掩两三株。(渡江云 张炎)

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 贺铸)

以上用例的中心意象都是名词形式的事物，却没有使用普通的量月量词“块”、“个”、“阵”等，而是活用名词“岩、箭、帘、川”作量词计量岩石、时间、雨，草从而产生更丰富的意义。“箭”用于时间，时间如离弦的箭，一去不复返，给人一种光阴难追的惆怅和无奈感；“帘”用于雨，则能想象词人因看到窗外倾盆的大雨，如同帘子一样垂于眼前。这些临时量词，除了计量事物本身，还透漏了更多的语境信息，画面感更强。《宋词三百首》中常活用名词为临时量词，这是不同于其他文体的显著特征，事实证明，临时量词对宋词的语言美、构思巧、意境丰具有重要意义。

《宋词三百首》中，量词的语义非常丰富，除了量词本身应具有的描绘性，常常还含有模糊性，带有情感色彩和格调色彩。

都把一襟芳思，与空阶榆荚。千万缕、藏鸦细柳，为玉尊、起舞回雪。想见西出阳关，故人初别。(琵琶仙 姜夔)

一帘鸠外雨，几处闲田，隔水动春锄。新烟禁柳，想如今、绿到西湖。犹记得、当年深隐，门掩两三株。(渡江云 张炎)

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风入松 吴文英)

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 贺铸)

恼乱横波秋一寸，斜阳只与黄昏近。(蝶恋花 赵令畤)

梦觉透窗风一线，寒流灯吹息。(浪淘沙慢 柳永)

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孤雁)

以上例句中量词的使用都很有技巧性，“缕”、“处”、“丝”、“寸”、“川”、“线”、“点”不仅具有描述性，“缕”描述相思，“处”描述田亩，“丝”描述柳条，“川”描述芳草，“线”描述寒风，“点”描述相思；同时这些量词还具有描绘的模糊性，相思、寒风等抽象不可数名词如何用量词来描述？因此，量词的使用也给诗句增加了诗意。如“几处闲田”中的“处”凭增了诗句中的悠闲气氛，“一丝柳、一寸柔情”、“恼乱横波秋一寸，斜阳只与黄昏近”、“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中的“丝”、“寸”、“点”无一不透露着作者的哀忧，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和格调色彩。

《宋词三百首》中，量词的巧妙选择和搭配，不仅构成了宋词独特的语言魅力，引人入胜的意境美，同时还使词作的表达具有灵动的修辞美。诗词中，诗人常把原是修饰事物的量词用于修饰事物，以一种不寻常的表量搭配，创造强烈的画面感和浓郁的修辞色彩，给人以鲜明的心理感受。

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木兰花 晏殊）

一寸狂心未说，已向横波觉。（六么令 晏几道）

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 贺铸）

一帘鸠外雨，几处闲田，隔水动春锄。新烟禁柳，想如今、绿到西湖。犹记得、当年深隐，门掩两三株。（渡江云 张炎）

“一寸还成千万缕”用来描绘相思愁绪，本来愁绪为抽象之物，难以用量词来描绘，而晏殊却将愁绪用“寸”和“缕”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将无形的愁绪有情化，构思巧妙；以“寸”量心，运用反衬的手法将自己的狂心描绘；烟草可用“片”来形容，诗人贺铸偏偏取巧使用“川”来形容一片芳草，使得词中的景观、意象、意境更具形象传神之感。“帘”字意思是一片，很少用来形容雨，而张炎却用“帘”字描绘出了雨势之凶，画面感因“帘”字扑面而来。

同样是事物的描述，选择不同的量词，在似与不似、实与虚、形与神之间追求一种和谐丰富的意境美，赋予事物一种神韵，营造画面感和真实感，也暗含词人情的寄托和意的遐思，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令人神驰情往。生动的具象美宋词不但写景，更重要的是抒情。《宋词三百首》中不乏用于抽象事物和感情的量词，这些量词的使用，使无形抽象的事物和情感变得可触、可感，并赋予词人的主观色彩，使意象更生动简洁，创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意境。

3 量词的隐喻认知分析

隐喻是施喻者根据自己对目标域的认识或为了反映目标域的某一特征或特性，寻找与之具有相应特征或特性的始源域，最终将始源域投射到目标域之上。两个域之间的相应特征或特性其实就是两者之间的相似性。隐喻投射的基础是两认知域间存在的相似性。隐喻的相似性可分为物理相似性和心理相似性，物理相似性基于视、嗅、听、味和触等感官所获得的事物现象之间的相似性；而心理相似性是施喻者主观想象和理性思维的结果。（伍仲波，2010）

《宋词三百首》中存在很多隐喻表达，量词与名词分别是这种隐喻表达的始源域和目标域，始源域中量词语义域的一些语义特征会被投射到目标域中去，而投射的基础是两域的相似性。

人们容易将相同或相似的东西看作是一个单位，这一原则在概念和语言的形成中是最重要的原则。相同或相似的事物被给予相似的名称，类似事物可用来互为比喻等。（赵艳芳，2000）隐喻正是建立在两个事物具有相似性的基础上。祖林（2009）提出很多量词也是从名词的本义通过隐喻的扩展机制发展而来的。人类往往根据两种事物的“相似性”，用表示不同形状的量词计量不同形状的物体。心理相似性说到底还是施喻者主观创造的相似性，（束定芳，2001）隐喻通过创造相似性，为人们提供看待某一事物的新视角。但这种心理相似性不

是容易创造的,任何成功的隐喻都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宋词三百首》中,量词的隐喻用法随处可见。如:

梦觉透窗风**一线**,寒流灯吹息。那堪酒醒,又闻空阶夜雨频滴。(浪淘沙慢 柳永)

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洞仙歌 苏轼)

午梦千山,窗阴**一箭**,香凝嫩新褪红丝腕。(踏莎行 吴文英)

以上这些名词“线”、“点”、“箭”都是根据隐喻的扩展机制引申为量词,从最初的名词本义取其形,摹其状,引申发展而来的。风、明月、时光等用“线”、“点”、“箭”来形容,是由我们对风吹来的感觉,对月亮的形状,对时间的概念感知而形成的。这些量词其实并不是常规的搭配,因为我们常用的是“阵”、“轮”、“天”等来描述“风”、“明月”和“时间”。出于艺术表达或语用方面的需要,诗人们故意违反常规将量词和名词搭配在一起,成为量词名词的超常搭配。这种搭配符合语法要求,但有意违反语义选择规律,量词与名词的字面意义属于不同的语义域,产生一种怪异感,但经过读者的认知努力和推理分析,最终能够发现该超常搭配的语用意义和修辞效果。

在古诗词量词的隐喻中,当量词和所修饰的名词并置在一个语言表达中时,其具有凸显性。人们能够通过感官发现量词与名词指称的事物在外形上的相似性。外形上的相似性被锁定之后,量词指称的事物具有的典型外形特征被顺利投射到名词指称的事物上,结果使名词所在的认知域中的外形侧面得到突显,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

一**叶**兰舟,便凭急桨凌波去。(采莲令 柳永)

梦觉透窗风**一线**,寒流灯吹息。(浪淘沙慢 柳永)

烟横水漫,映带**几点**归鸿,平沙消尽龙沙雪。(石州慢 贺铸)

在如上的诗句中,“叶”、“线”、“点”等量词和名词的搭配,使得“兰舟”、“窗风”、“归鸿”等形象立即凸现出来。“叶”与“兰舟”的并置,使小舟具有了叶子一样的形状,“线”与“窗风”的并置,使窗风也立即鲜活起来,有了形状,可以捉摸,“点”与“归鸿”的并置,使得归鸿在天空飞翔的状态的描述更加具体。通过“叶”、“线”、“点”这些量词的搭配,中心语“兰舟”、“窗风”、“归鸿”的外形特征也在表达中得到了突显和强调:主人公独自一人举杯吟诗;兰舟一叶,在激流中犹如叶片飘漩;窗风吹来,犹如丝线;归鸿点点,回旋于天空。整个画面感立即鲜活起来,事物也变得清晰可见。

5 小结

无论是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量词是汉语言中独特的语法现象,其存在必然和汉民族的具身体验相关,因此很有必要从认知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以《宋词三百首》为研究对象,抽取其中含有量词搭配的诗句进行隐喻及范畴化分析。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能有更大的数据支撑,结果可能会更有说服力。其二,本文选取认知角度的分析深度可以进一步拓深,这也是可以深入研究的对象。

参考文献

- [1] Bisang, Walter. 1996. Areal typology and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based on nouns and verbs in east and mainland south east Asian languages [J]. *Studies in Languag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2] Gao, M. Y., and Malt, B. C. 2009. Mental representation and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individual CL[J]. *Lang. Cogn. Process.* 24, 1124–1179.
- [3] Greenberg, Joseph. 1972. Numerical CL and substantival number: Problems in the genesis of a linguistic type. In Keith Denning & Suzanne Kemmer (eds.), *On language: Selected writings of Joseph H. Greenberg*, 166–19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4] Gerner Matthias, Bisang Walter. 2009. Inflectional CL in Weining Ahmao: Mirror of the history of a people[J]. *Folia Linguistica Historica* 30(1):183-218.
- [5] Her, O.-S.. 2012. Distinguishing CL and measure words: A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 and implications[J]. *Lingua* 122 (2012) 1668--1691.
- [6] Hopper, P.J.. 1986. Som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CL in Malay. In: Craig, C. (Ed.), *Noun Classes and Categorization*[J].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7] 丁树声, 1980,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北京: 商务印书馆。
- [8] [高亚楠, 2017, 跨方言比较视角下汉语量词显赫功能及动因\[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9月第23卷第5期。](#)
- [9] 何杰, 2008, 现代汉语量词研究增编版[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10] 刘丹青, 1988, 汉语量词的宏观分析[J], 《汉语学习》1988年第04期。
- [11] 刘月华, 2001,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2] 刘正光, 2006, 语言非范畴化—语言范畴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13] 金福芬, 陈国华, 2002, 汉语量词的语法化[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14] 邵敬敏, 1993, 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J], 《中国语文》
- [15] 孙成浩, 2011, 现代汉语量词色彩意义研究[J]。扬州: 扬州大学。
- [16] 赵元任, 1979, 汉语口语语法[M]。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7]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M]。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8] 武月星, 2015, 黔东苗语量名搭配研究[J]。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 [19] 吴腾毅, 2015, 壮语身体部位词词义精细化分析[J]。广西: 广西民族大学。

Cognitive metaphor analysis to the classifiers in the *Three hundred of poems in Song Dynasty*

Miao Xiaohua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in Hunan Province ,410012)

Abstract: Classifier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s the eleventh word class in Chinese, it is

used in Chinese as a function of counting and classification. It can also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application such as rhetoric. Gao Yanan (2017) pointed out that the classifier is the hidden light of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the use of classifiers embodies the ideology of a nation. In addition, language is a continuous system. Although the classifiers are not named until the founding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classifiers exist in the ancient poetr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analysis the "Three hundred of Songs poems" under the theory framework of the metaphor and categoriz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in order to create a rich artistic expressions, poets in Song dynasty often uses nouns as classifiers to achieve the expression that ordinary classifiers cannot achieve.

Keywords: *Three hundred of poems in Song dynasty* , classifier , metaphor analysis , categorization

作者简介: 缪小花 (1994-) , 女, 江西萍乡人, 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 导师: Chris Sinha,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